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蛇

[美] Sherwin B. Nuland

许尔文·努兰 著

杨逸鸿 张益豪 许森彦 译

刘絮恺 校

杖的传人

西方名医列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蛇杖的传人

——西方名医列传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美]许尔文·努兰 著
Sherwin B. Nuland

杨逸鸿 张益豪 许森彦 译
刘絮恺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秦建洲

封面装帧 甘晓培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Copyright © 1988 by Sherwin B. Nulan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蛇杖的传人

——西方名医列传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美]许尔文·努兰 著

Sherwin B. Nuland

杨逸鸿 张益豪 许森彦 译

刘絮恺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插页 4 字数 407,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7-208-03133-9/K·731

定价 29.00元

事实上,医学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身的历史,充满着荡迭起伏的过程、追寻终极和真理时热情的勇气、令人感伤的失败。这个题材本身可以用多种方法来处理:某种壮盛的游行行列、书籍的堆叠、一连串登台的人物、相续衍生的学说、人类愚昧的展示馆、文化史的根骨。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对《密室总览》(*Acta Sanctorum*)所做的评语:“所有人类的生活史都在里面。”

——费尔登·加里森(Fielding Garrison)于1913年

致 谢

铭印在我心灵表层的，是40年前如雷声般惊醒我及同修生物学的大学同学的某句智慧箴语：“若想要得到优异成绩，在写任何论文时都必须让自己的回答满足以下五个准则：清晰、连贯、简明、完整及正确。如有任何一项付之阙如，就是有所缺损。”上述的话语出自一个粗暴、喜爱线虫的厌世者之口。他对我们这些只关心哺乳类（或更罪无可逭，只将生涯规划在临床医学）的人只有厌恶可言。从那时开始，只要我一开始准备要将想法付诸文字，这句话就有如金声木铎般在我耳际萦绕不去。我将史坦卡（Horace Wesley Stunkard）教授的警语视如某种宗教信仰，目的可能在稍稍减缓自己拒绝进入实验室而选择临床而生的罪恶感。另一个让我会如此牢记他韵律有致的话语的原因，可能是，它们听起来的确是悦耳的忠告。

在我将本书以下的诸多篇章送入读者法眼之下以供品评之际，心中总是时时惦念着史坦卡的话。一本书当然不是一篇考试论文（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它如此），同时也不可能让它完整无缺。因此我用其他两个标准来取代“完整”：紧凑及一致。如果读者们发现这本书能勉强符合史坦卡教授的标准，那得全部归功于那些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愿意花时间对之进行指正的同事与朋友们；如果说本书有所缺失，那则得怪我没有完全采纳他们

的意见。因此，单单在致谢中列出他们的名字并不足以概括其贡献。因此，以下的话是试着将他们在本书问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略作陈述，不仅为他们的把关之功，也感谢他们巧妙而不留痕迹的鞭策之力。

内人莎拉·皮特森一直是第一个看到我作品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严苛的审校者。她最擅长的就是找出我哪里又偏离主题，脱逸漫谈。作家最大的幸运莫过于，第一个看到他作品的人，便能认清他想讲的东西，并且监督着不让他稍有越界。其实我很想再多写一些我这特别的审稿者的贡献，但是她一定会认为我又偏离主题，太过啰嗦且滥情。

当莎拉看过初稿后，我将原稿分送给一些同事。他们都是对特定的历史年代或主题有特别研究者。而他们每个人将原稿送回时，也的确都给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按照字母顺序，我对他们表达最深的谢意：雷蒙·爱德华、马克·罗贝尔、罗伯·马赛、杰若米·诺曼、约翰·哈列·华纳、罗斯·卫特摩。

此外，我还要感谢四位朋友，他们以其专长对本书进行补正，其中包括文学教授、医学史家、生物学家及医学史图书馆馆长。依次是：琼安·贝拉、汤马斯·霍比士、埃恩·格列瑟及法兰·乔吉耶。尤其是法兰，假如没有他对医学史文献的博大知识、他的慨然出借其珍贵馆藏，及我们之间数不清的聚会与讨论，那这本书必然会胎死腹中；如果不是他的持续鼓舞，整本书的写作将永不可能完成。

我大概从5年前，在小莱斯理·亚当的建议下，开始试行写作和医学史相关的系列文章。他所主编的“医学经典文库”随后帮我出版了大约15篇文章及我的书《全身麻醉之起源》(*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他和他的出版社——格里封出版社(目前是麦西米伦出版社的分社)——给了我一贯的支援，让我能任

意地使用其资料库。本书有些章节就是取自我原先为莱斯理所写的文章：《希波克拉底》、《巴雷》、《莫尔加尼》、《亨特》、《霍尔斯特德》及《全身麻醉》。

《塞麦尔维斯》一章则主要改写自我在1979年发表于《医学及相关科学史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的论文。《利斯特》一章则是我于1987年第32届外科医学史哈维纪念演讲的讲稿。

罗伯特·歌特列从一开始便对这整个写作计划具有高度信心,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不断以其温情及智慧,给我加油打气,引领我前行。虽然他人已离开诺普夫(Knopf),但他仍与我同在。

最后我得提到可乐娜·马伽美。虽然她在半途才接手处理我的手稿,但她待之犹如细心的父母一般。她具有不凡的英文语感,能精确地掌握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在我当了30年的外科医师后,我一直自认自己很懂得什么叫做细心照护,直到她加入本书的工作行列,并以其表现赋予我全新的认识为止。当鲍伯·歌特列(罗伯特·歌特列的昵称)穿起他的胶底运动鞋,拿起他的蓝色墨水笔往《纽约客》杂志编辑室出发时,他对我说道,由这本书他已经找到他编辑工作的“最佳替代人选”。对这句称颂之辞,我要说的只有“谢天谢地,真的是如此”。

S. B. N.

前 言

一个好的医师能够完全了解他的病人，而且只有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才有办法获得知识。他必须毫不吝惜的投入时间、同情心及体谅之情，他和病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医学执业中最大的满足感来源——将是最好的回报。临床医师所需具备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便是对人本身的兴趣，因为照顾病人的无上秘诀就是对病人的关心。

——法兰西斯·伟尔德·皮巴底(Francis

Weld Peabody)医师

1927 年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之讲词

本书是在图书馆中写就的。世上所有教育机构的图书馆中，没有任何一个可和它相比。虽然总有数以百计像我一样想要鉴古知今的男男女女，和我在共用它，我还是喜欢将它视为我私有之地。众人在前进时，总有回顾的渴望，但没人因回头张望而止步不前。

我那宽大舒适，四周环绕着书籍的房间是个收藏着知识及医疗技艺的集体回忆之处。它是个博物馆、满布图画的画廊、过往医学文献的储存所，也是个逃离四个现代科技尘嚣的避难所。对我们这些有幸得以实际照顾病人或从事相关研究的人而言，

耶鲁医学史图书馆既能避开种种凡俗琐事,又是重新起步及增强意志的滋润源泉。

从这居高、外面环绕着回廊、内部堆满珍贵藏书的阅览室出发,要到我们这医学中心任一个实验室或病房,步行距离都不会超过几分钟。图书馆距离我终日徘徊其中的开刀房,正好是两个美式足球场的距离。30年前,我能在25秒钟内,横越过这段距离。即使到了现在,以我中年的步伐来估计,包括爬楼梯,我还是能在3分钟内走完这段路程。

我们现在能如此轻易地享受某个图书馆藏捐赠者所谓的“另类时空之旅”,得归功于三个热情学者的高瞻远瞩。在30年代,他们三人有志一同,将自身丰富的收藏捐出,共同造了这个爱书人的天堂。在其中,任何想要对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所要的资料。这三个人分别是:约翰·弗尔顿(John Fulton),美国神经生理学史上最富生产力的研究者,他以其过人的精力,如发电机一般,推动了医学领域中许多重要的科技及人文研究计划;哈维·库辛(Harvey Cushing),新近刚从哈佛大学的布宁汉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外科主任一职退休,加入耶鲁的行列。他在布宁汉医院创建了神经外科次专科;阿诺德·克雷布(Arnold Klebs),瑞士籍医师兼图书馆学者,就是写下上述“另类时空之旅”文句者。为了纪念他们共同的公共服务计划,他们自封为“三位一体”(Trinitarians)。

图书馆于1941年开馆以来,馆藏成长的速度就一直远超过他们当初最乐观的估计。耶鲁医学史图书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连年都有络绎不绝的医学史爱好者在登记簿留下姓名的地方。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同马科雷爵士(Lord Macaulay)的标准:“一个完美的史学家,让人能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耶鲁这被我昵称为我私有的图书馆,就是西方医学文明的

完美历史记录者，任何血肉之躯的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及其万一。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科雷观念的体现——对历史的书写是“诗与哲学的综合体”。

在阅览室远端壁炉上方的墙上嵌有一块碑铭，献给那些想要善用这馆藏的人。造访图书馆者要做的就是徜徉在无尽的馆藏中，“凝神静听”才能体会这碑文起始数语中所蕴含的智慧：“在此，请静肃，因为过去的年代正在述说其伟大之处。”

本书就是长期谛听后的产物，它的副题之所以称为“医学传”(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是因为我选择以医学史中代表人物的事略来呈现整个医疗的历史。但在这整个过程中，尤其写到最后几章，我不得不开始犹豫，是否将它称为“自传”能更贴近我的本意。因为我意图在本书中表达的是，今日的医师是经由何等的过程而获致他们所共有的假设；我们在看待疾病的过程时，又是持着何等共通的理论。因此医学的故事可说就是我个人专业生涯的故事。

当我坐在病榻旁，面对来到跟前的病人，尝试去重组其体内病理变化的顺序时，我就是在运用源于2500年前古希腊的理性思维方式。当我追踪呈现在面前的疾病发展过程时，我所遵循的，也是现代医学所根植的理论。我重新开始去把握每个看诊的机会，依循下列原则去探查：当我身为一个医师，唯有了解该特殊病人的病因，疾病才能有效地被治疗。疾病的起始点、内部组织遭蹂躏的程度和病程，都可以决定预后。具备了这些知识，我得以下诊断、开立治疗计划以及预测结果。

古希腊的医师们都追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脚步。事实上，医学的历史是历代医师不断累积与日渐增的成功果实，以及搜寻任何蛛丝马迹以拼凑出完整全貌的结合。16世纪，人体内部解剖构造的正确知识首度披露在世人眼前。18世纪，人们

逐渐了解疾病破坏身体构造的方式，治疗者也发展出一套物理学检查的方法，而能追踪记录原始病灶的症状(symptom)与征象(sign)，他们能借着尸体解剖台上许多的病患来验证他们诊断的准确性。

为数不少的诊断工具发明后，辨识病症的学问愈趋专一。听诊器的发明就是一个例证。借助光学镜片制造技术的进步，使得显微世界下，细胞内的病态导致器官生病的观念得到肯定及赞赏。既然找到了疾病细微的起始点，医师们便转移注意力去寻找致病因子是如何破坏正常的生理功能，这就是19世纪中叶所发生的事。

那个世纪(19世纪)也过去了数十年，整个趋势的发展是愈来愈仰赖器官、组织、细胞客观的研究，也愈来愈依赖科学。结果导致医师无可避免地成为历史学家所谓的“还原论者”(reductionist)，有时候会忽略了前来求助的整个病人。尽管治疗者倾其全力去观照病人现实层面的生命，但来自科学的要求，就足以使其难以成为“整体论者”(whole-ist)。

当然，“整体论”(whole-ism; holism)并无与科学性医学脱节的现象。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我们目睹的现况是，搜集愈多病患病情进展的资料，我们愈益相信复杂的多因子致病之论调。我们现在已鲜少去寻找单一的致病因子，而是去发现参与病人疾病的众多因素。当某人病逝，必定有一连串的事情出了差错。发生在该病患的事件，可能与你我大不相同。虽然同样感染了链球菌，你我喉咙痛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感染源及不同的传染途径，而微生物不过在执行其某阶段的肮脏工作。

此种看待疾病的新兴观点，曾被医师兼预言哲学家费索(W. Jeffrey Fessel)清楚地表达出来：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疾病的生成并不是在某一单位时间内单一事件的结果，而是许多事件或然率的结果导致了在不同时候对生物造成的个别伤害，产生了每一生物性的特殊反应。这些事件的总合，足以造成人的不适而被视为生病……

虽然不同人的最基本的组织反应在临床的表现可能一致，这暗示着一种疾病，或再加以扩大解释，一个疾病实体 (disease entity) 有其自己独特表达的权力。每个人因或然率的关系，可能有一或数个不同的疾病，但另一个人绝不可能在感染源和时间关系上有相同的排列组合。由此观点，每一疾病是由数个疾病组成。相同地，也可说，没有所谓的疾病，只有生病的人。

希波克拉底和每一位医师都会同意他的话。所以，无论是费索、我及所有的医师，都曾经尝试下诊断、实施治疗计划和推测预后，我们均是同一传统的继承人——均是下面几章所记载的医师遗留下珍贵遗产的受益人。基于该理由，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完成本传记。

出版此书时，我曾接到一些忠告。首先，几乎每个人都会以传记的形式写历史，这涵盖着冀求读者的深度参与，希望他们不会非议我所选择撰写的对象。在医学的熠熠银河中，有一些其他耀眼的明星，有机会雀屏中选成我笔下的主角。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医师更惹人注目，在客观上的贡献可能更多。但我之所以选择这些人，主要是他们最能吸引我、最适合我说故事的方式。

我也可能因为穿插耳闻得来的轶事及情节魅人的插曲而被批评。因为，对于那些钻研我心中英雄生平的专业历史学者

而言,那些小道消息是毫无意义的。我在马科雷爵士身上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说:“完美的历史学者……不采信轶闻、怪异之事、日常的闲聊。引起他注意的是法律、宗教、教育的运作和记录人类心灵的进化。但人不可能只是纯粹被描述,应该是有亲和性地被介绍给我们。”当我对此番话表示感激之余,而且毫不迟疑地去引述,但此话仍无法完全适用于我这半吊子的历史学家。除此之外,我写书的动机也并非如此单纯,也许是基于一种独到的历史传记观点,也许与我私下追寻的某个理由有关:我自承是个偷窥狂,除此之外,还喜欢闲聊嚼舌根。我喜爱窥视著名医师的生活,并记录下我见闻的点滴。完美的历史学者尚未诞生,除非有朝一日这样的人前来羞辱我们的自负,否则我们都可自视为不错的说书者。

最后的忠告来自一位同事,平日我颇为敬重其意见。他所指出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受到那的确是个瑕疵——该书充斥太多令人讶异惊叹的写作风格。我的朋友说,看来我对书中主角的贡献印象深刻,基于我人格某些特质,无厌地堆叠恭维与赞美。是的,那的确是一种正确的感觉。但我不打算致歉,大部分的原因并不只是对他们印象深刻,而是惊羨其天赋、勤勉与成就。毕竟,他们都是最伟大的医学开创者。著名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医学教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曾说,这叫“品格对品格的潜移默化”(the silent influence of character on character),我们学习历史以及事件本身。我前来检视我所选择的医生之生平,以一种全新乐观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文明。

处在这些日子里,人类的未来看似一片荒芜而无法测度,直到我发现自己人格的某些特质,再度燃起我的希望。对生命的崇敬、对学习大自然奥秘的赤忱、为进步而成就奉献牺牲的意愿,这些你将会在以下各章节读到——我笃信我们必定继承了

这些优良的品格,纵使我们见证了本世纪许多自我残害的悲剧。我愿意更深入探讨:我深信人类的灵魂也是由生物性来决定的——灵魂的特质也肇始于一个或一组基因,如同基因奠定我们眼睛的颜色或手指的长度。这样的事掌握在谁手中,我毫无概念,可能有人称之为“上帝”(God),或有人称之为“机会”(chance),但它会重现在我们身上,仿若日升日落般地可预期。不仅仅是我们的智力或身体构造构成人类的要件,在这地球上,人之所以是最能发挥潜能的动物,乃因蛰居于我们体内的人类灵魂饱涨着动机与文明的力量。灵魂赐予我们能力去构思勇敢的想法、做勇敢的事、为同伴加油打气。我预测,有朝一日,灵魂将可成为科学研究及有效实验的对象。虽然这类的研究可能以软性科学,如社会学为开端,但终究会进入量化及分析的领域。我们有能力解开DNA之谜,我一刻也无法置信,在不久的将来却无法解释人类天性的奇迹之谜。诚如哥德(Goethe)所言:“没有所谓的奇迹,只有大自然的奥义之谜,它们正留待解答。”

当人类灵魂的生物基础被了解,我们将能解释如利他主义(altruism)的特质,以及人类恢复健康的天生能力。尽管相似的能力亦见于其他动物,但其发展的深度实无法与人类比拟。灵魂维持了人类特有的众多人际关系,医师与病人永恒不变(eternal)的关系,即是其中之一。

于此,我亦深受鼓舞。不像同时代的许多悲观主义者,我对医疗的未来深具信心,包括我所说的:“人类灵魂是生物基础的表现。”我语意深长地用“永恒”(eternal)一词,因为,我不相信它会消逝。

遥想半世纪前,法兰西斯·伟尔德·皮巴底医师针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发表了一场极富冒险色彩的演讲,他让医学的艺术(the art of medicine)加入了医学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edicine)行列。“二者并非互相抗衡,”他说,“而是相辅相成。”他以此话来总结他的演讲,我亦引其结语来成为本前言的题辞。于无数的学生面前,这句话不断重复出现,因为学生们能依此明晰地瞧见我成为一位好医师的关键所在,以及最慷慨的布施。

S. B. N. 于新港

1988. 1

目 录

致 谢	1
前 言	1
第 一 章 医学的图腾	1
希波克拉底	1
第 二 章 柏加曼的怪圈	31
盖仑	31
第 三 章 风云再起	64
安垂斯·维萨里和医学的复兴	64
第 四 章 细心的外科医师	101
安布化·巴雷	101
第 五 章 “以大自然为师”	131
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	131
第 六 章 新医学	160
乔凡尼·莫尔加尼的解剖学观念	160
第 七 章 “为何树叶会在秋际变色”	191
外科学、科学与约翰·亨特	191
第 八 章 “没有正确的诊断,就没有合理的治疗”	224
何内·雷奈克——听诊器的发明者	224

第九章	细菌发现前之细菌说·····	265
	伊格纳克·塞麦尔维斯之谜·····	265
第十章	只要手术不要痛·····	289
	全身麻醉的起源·····	289
第十一章	生命的基本单位·····	337
	不正常的细胞、显微镜及鲁道夫·微耳和·····	337
第十二章	“照料那不朽灵魂驻在的血肉之躯”·····	383
	约瑟夫·利斯特的无菌手术·····	383
第十三章	医学真正降临美国之日·····	435
	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威廉·司徒华·	
	霍尔斯特德·····	435
第十四章	二十世纪医学的一大胜利·····	472
	海伦·陶西与蓝宝宝手术·····	472
第十五章	汰旧换“心”·····	513
	移植的故事·····	513